翁子光 貫徹獨立精神

繼《明媚時光》、《微交少女》後，翁子光最近交出新作《踏血尋梅》，以懸疑犯罪作包裝，繼續貫徹獨立精神。

電影延續性工作者的際遇，借此道出社會的種種問題，包括新移民問題、青少年的價值觀、資訊爆炸帶來的錯亂、香港人的迷惘等，絕非一般商業電影。

這也是翁子光的堅持，不拍嬉笑怒罵純娛樂的電影，因為「電影如果只是貧苦大衆的糖衣的話，同時也會變成毒藥。」 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■翁子光

表面斯文內斂的翁子光，雖說不上內心狂野，但也八九不離十。最近他寫一個喜劇劇本，朋友看了後忍不住吐槽為甚麼裡面的人物這麼慘、這麼不可愛。「我覺得很可愛啊，他們遇上這麼多困難，還繼續爭取。」翁子光反駁。是的，對他來說，喜劇不止是瘋狂、胡鬧，喜劇也不純粹是讓人笑個開懷，他希望喜劇能呈現真實生活的極盡荒謬，並藉此反思人生。

《踏血尋梅》亦如是，以一宗命案出發，帶出新移民在香港社會裡的特殊性。金燕玲飾演的母親，是上一代新移民，她對香港抱着美麗的想像，而由春夏飾演的女兒，對身處的地方只感到虛無，這樣的落差對照今日上下兩代對香港社會、生活現況的體會，異常寫實。

這也是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的閉幕電影。

獨立精神

早於2011年，翁子光已計劃拍《踏血尋梅》，電影計劃奪得當年的HAF大獎，後來因為與投資人談不攏而擱置下來。投資人希望電影可以入內地、可以賺錢，總之愈商業愈好，但翁子光則抱着獨立精神去拍戲，習慣用新人、要有人文關懷，他接受不了過多的商業元素而影響劇本的完整性，亦不想為了讓電影入內地市場而作過多修改，連監製也說他是「危險的導演」。「他覺得我的一些精神、核心的東西並不是最通俗的東西，甚至覺得我的思維有點黑色。當然我覺得自己並不是，我很喜歡尋找黑暗之光。」

第一部作品《明媚時光》，是最為獨立的製作，講性工作者、講倫理關係、亦講一個時代的生活，片中幾乎全都是新人或叫不出名字的演員，交織出一個文藝故事。其後的《微交少女》，是向《靚妹仔》致敬之作，找來溫碧霞、麥德和延續當年時光，多少帶了點商業色彩。而講到《踏血尋梅》，有郭富城、金燕玲、譚耀文等人參與，完全是大片陣容，「對我來說，也是一個嘗試。」

翁子光形容，這是雞與蛋的問題，因為堅持用這些演員，預算提高了，自然要有一些商業考慮，「但我們也跟投資者說得很清楚，要他們知道這部戲不是《無間道》、也不是《寒戰》，我們以警匪片作包裝，裡面是講一個文藝故事。」有趣的是，投資方美亞娛樂多年來捧了不少新導演，像葉偉信、鄭保瑞、郭子健等，不太介意翁子光的偽警匪故事。前車可鑑，葉偉信的《爆裂刑警》、《茱麗葉與梁山伯》，鄭保瑞的《熱血青年》、《愛作戰》，郭子健的《青苔》、《野．良犬》等，洗盡鉛華，風格迥異，都是難以歸類的影片。翁子光則說，《踏血尋梅》不是典型的商業電影，甚至不算是類型片，「如果硬要歸類的話，它應該是文藝片，但我希望大家在看的時候會覺得查案的部分有趣味。」

反映生活

一宗案、一個警察、一個兇手、一個死者，結構不複雜，最複雜的反而是人心，這也是為甚麼翁子光的戲總是帶了點沉重，甚至顯得消極，「我解答不到你的問題，我也不知道為甚麼。」他有點無奈。「我不太喜歡『糖衣電影』，我覺得糖衣電影只是安撫大家，但這樣的安撫其實是很慘的。內地電影也有這個問題，要大、要華麗、要歡樂，甚至是瘋狂胡鬧很神經質的快感，是抽離的、離地的。」只要賣座，並不講究生活細節，生怕觀眾在戲裡看到真實的生活，這是很悲哀的事。在翁子光眼中，糖衣電影是一種毒藥，因為觀眾離開戲院後，並沒有深刻地反思生活。「電影不斷地安撫你，卻沒有帶來力量，譬如文化素養、情操、尊嚴、對生活的理解等。」

所以他找郭富城、金燕玲這些演員，甚至找杜可風負責攝影時，大家都樂於參與，「他們應該覺得這個劇本有意思，也覺得香港需要這種電影，這對我來說也很positive。」

而他的下個目標，便是拍喜劇，「因為我很喜歡搞笑。」一本正經的他，說起手上寫的搞笑劇本便眉飛色舞，而且此前放映《明媚時光》及《微交少女》時，裡面也有一些惹人發笑的片段。「但我還是想拍一部真正的喜劇，人在生活中有很多搞笑、荒謬的事，問題是是否用喜劇的手法去處理。」

把持不定

翁子光曾說過自己不是一個擅長指揮的人，尤其是命令人，但今次的演員經驗豐富，又有杜可風掌鏡，「反而不用指揮太多。」但身邊的朋友知道他與郭富城合作，都忍不住調侃幾句：「拍大片喔！」

其實與影帝合作，翁子光多少有點「淆底」，畢竟這是一個很市井的老差骨，無論穿着、打扮、化妝都很「阿叔」。他起初小心翼翼，在試造型前旁敲側擊，先發一些「有型的中佬相」給郭富城，再慢慢潛移默化，發一些猥瑣、滄桑的照片過去，讓他接受自己的造型。到試造型時，翁子光坦言自己「有點害怕」，並打算叫郭富城再考慮一下，「但他竟然搶過來試，這給了我很大的力量，我完全想像不了他願意做這麼多、去得這麼盡。」

好戲在後頭。正式拍攝時，翁子光給郭富城一副眼鏡，郭富城戴起眼鏡並讓它微微向下滑，舉手投足與一個阿叔沒甚麼分別。第一日如是，第二日、第三日……翁子光開始覺得不妥，他怕郭富城太入戲、overact，有一天，他忍不住跟他說眼鏡可以不用滑下來，豈料郭富城竟說，「沒辦法啊導演，我很大汗，眼鏡自然滑下來，我控制不了啊！」到了拍攝最後一天，郭富城拉着翁子光說：「其實我是騙你的，如果眼鏡滑下去，我是五十多歲，如果眼鏡戴好，我是三十多歲。」恍然大悟。翁子光忍不住嘆言「他比我更豁出去，」並說自己其實有點把持不定，「我有時希望他演得市井，有時卻希望他有型有格。」

雙雄過招，只有互相切磋，沒有鹿死誰手。

影音館

文：大秀

變幻原是永恒 《復仇者聯盟2：奧創紀元》

《復仇者聯盟2：奧創紀元》將於4月23日在港上映。預告片推出時，短短廿四小時就錄得三千多萬點擊率，導演Joss Whedon表示，《奧創紀元》有如當年星戰第五集《帝國反擊戰》和《教父續集》一樣，講的是更黑暗和末世感極強烈的故事。電影原創音樂呢？上集由Alan Silvestri負責，今集改由近年人氣極高的Brian Tyler負責——他主理過好幾齣Marvel的超級英雄電影，同樣，先後向John Williams的星戰、超人和奪寶奇兵系列「致敬」。來到《奧創紀元》，Tyler再作主導，但同時又加入Danny Elfman以之前Alan Silvestri的「配樂底」再玩mix and match，真係要聽過先知龍與鳳。

Alan Silvestri是其中少有能肩負多齣Marvel超級英雄電影原創配樂的作曲家，他跟Marvel首次合作就是《美國隊長》、《雷神奇俠2》和《鐵甲奇俠3》，而上集《復仇者聯盟》就認真大製作——找來倫敦交響樂團，並於經典的Abbey Road Studio錄音（但最近一齣名叫《鍾馗伏魔：雪妖魔靈》的合拍片，同樣以這個組合運作……），最後，導演Joss Whedon的評價是old fashioned和old school，大概也不算太滿意。反觀其OST部分卻頗為精彩，有Soundgarden、Scott Weiland、Papa Roach、Evanescence等等，是有點old school但尚算可以吧！今集預告片用的〈I've Got No Strings〉來自《木偶奇遇記》，未知是否真的選用，但應該是用來揶揄奧創是甩繩公仔吧？

究竟誰是奧創？熟讀Marvel Silver Age漫畫時空的朋友，一定講得出是第一代「蟻俠」Henry Pym創造出來的人工智能機械人，但來到今年的《復仇者聯盟2》，其「生父」則改成鐵甲奇俠TONY STARK…… 改來改去。現實中，今集導演Joss Whedon要面對的壓力難以形容，上集電影全球票房達十五億美元，成為荷里活電影業界頭號仿效對象。自2008年《鐵甲奇俠》的成功，整個系列經歷多年的分支線、組合、又推出其獨立故事，最終，真的如電影中的復仇者聯盟一樣，形成強大的氣候和陣營，真係要多謝迪士尼！但聽聞下集分上、下兩部的《Infinity War》已經選定新導演……

新戲上場

文：笑笑

《狂野時速7》 告別Paul Walker

沒有哪個演員是不能缺少的，《蝙蝠俠》、《蜘蛛俠》這類超賣座電影，主角換完又換，沒有甚麼違和感，亦沒有人覺得非某某演員不可。但同樣的情況放在《狂野時速》系列電影上，又另當別論。《狂野時速》沒有Paul Walker，就真的少了點東西，畢竟整個系列跨度長達十五年，拍到今日第七輯，Vin Diesel與Paul Walker這對熟口熟面的好拍檔早已深入民心，要告別，談何容易？

若不是2013年Paul Walker因車禍逝世，大概沒有人想到電影裡的難兄難弟拜仁與阿當會面臨生命中的抉擇。曾經因為不滿《狂野時速》系列電影過度公式化而一度拒演的Vin Diesel，自第四集起又編又演，為自己與一班兄弟寫下一個個瘋狂故事。剛上演的《狂野時速7》則是Paul Walker的告別作，Vin Diesel除了親自為拜仁與阿當寫下意味深長的結局外，更用上《See You Again》這首催淚歌曲，去懷念兄弟。每次音樂響起，不用播放過去幾輯的片段，腦海裡不期然便浮起Paul Walker的畫面，想起過去兩人的點滴，想起一段段有血有淚的飆車史。

故事來到第七輯，少不了繼續瘋狂的劇情。一班兄弟為了追捕敵人，又玩空中飛車、又玩街頭混戰，甚至將戰線延伸至杜拜。電影高潮迭起，毫無冷場，一眾飛車高手就像打不死的蟑螂，為了報仇去到最盡，喜歡動作、特技的觀眾，絕對會睇到腎上腺素急升。但講到電影最大的特技，不是場面有幾大有幾震撼，而是製作團隊利用數碼技術還原Paul Walker。事關Paul Walker逝世時未拍完所有鏡頭，當時甚至一度中斷拍攝，後來團隊找來Paul Walker的兩個弟弟做替身，導演溫子仁再從Paul早期的電影中選了部分鏡頭，將他起死回生。

最經典的一幕便是死去的Paul參加了韓的葬禮。乍一看，大概沒有人想到這是合成影像。

數碼技術將不可能變成可能，完美無瑕的Paul Walker是一例，未來相信這類「復原」技術會應用在更多層面上。但這一刻，我們依然為電影裡生龍活虎的拜仁而激動不已。

《暴瘋語》 邊個最癲？

都市人患精神病的機率愈來愈高，或輕微或嚴重，有些知道自己有問題，有些完全不察覺。精神病就像潛伏在體內的不確定因素，有人一生都不會發作，但有人一旦被刺激，便會失控。社會近年對精神病的關注多了，對精神分裂、抑鬱症等病症或多或少都有些理解。

講精神病的電影並不少，最經典的是《有你終生美麗》，還有《致命身份》、《搏擊會》等，都大玩精神分裂症。最近上映的《暴瘋語》也如出一轍，劉青雲飾演的精神分裂者失控殺死妻子，被判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療，痊癒後，被黃曉明飾演的精神科醫生放出院。精神病的復發率相當高，病人住院與出院的精神狀態大相逕庭。住院猶如被隔離，與外界甚少接觸，在一個寧靜、沒有紛擾的世界裡，情緒總是比較好，但一旦出院，噪音多、人聲紛雜，身邊更有帶着惡意的人，他們的言語就像計時炸彈，很容易一觸即發。

劉青雲的角色便是這樣，臉上帶有不確定感，感覺像是扮康復者，言語舉止有點陰沉，一時半刻難以確定他到底是正常人還是有精神分裂。至於黃曉明，驚喜更大，以往總是演靚仔小生的他，今次的演繹其實完全不輸劉青雲。起初，他尚是一個正正常常的精神科醫生，自信自大，高人一等，但劇情推進，黃曉明的神態愈來愈詭異，有點神經質、暴躁，受不住刺激，精神開始失控。

坦白講，《暴瘋語》套路不算新鮮，最精彩之處莫過於劉黃的對手戲。兩個人，一個真係有精神病，一個唔係好對路，而身份上，一個係病人，一個係醫生，兩者的差距亦奠定其後治療與被治療的關係。主導權好似握在黃曉明手上，但事實真是如此？

好戲在後頭，兩人在密室裡接受所謂的「治療」，劉青雲反常的舉止，黃曉明狂亂的狀況，主從關係的逆轉，真真假假，真係要最後一刻先知。